



01 Fred and Archie, 2013年6月 © Sarah Mei Herman

职业·创享 / 欧洲职业摄影人

Sarah Mei Herman: Meditations on portrait

萨拉·梅·赫尔曼： 我在肖像摄影艺术中的实践

萨拉·梅·赫尔曼 (Sarah Mei Herman) / 图 塔蒂亚娜·罗森斯坦 (Tatiana Rosenstein) / 采访并文 闻生/编译

2014年1期开始，本刊开设了《职业之路》栏目，侧重于介绍和读解中国职业摄影师群体和摄影职业的发展脉络。6个月以来，这个栏目得到了摄影师们的大力支持，也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他们对本刊关注职业发展话题都表示支持和肯定，同时，很多人也提出希望更多了解国外职业摄影师群体的成长和发展环境，特别是欧美成熟市场环境下摄影师职业发展现状。

为此，我们增设了这个栏目，通过采访和对话的形式，撰文介绍当代欧洲摄影职业状况。从本期起，我们邀请塔蒂亚娜·罗森斯坦（Tatiana Rosenstein）博士为本栏目采访多位欧洲职业摄影师，展现他们的工作状况，分享他们在

实践过程中的感受和思考。将要与大家见面的摄影师，都已在自己的拍摄领域内获得了业界专家和市场的充分肯定，拥有稳定的客户源和丰富的拍摄经验，其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另外，在选择摄影师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在艺术领域发展的摄影师，而不局限于商业摄影和报道摄影范畴，在本期将要与大家见面的萨拉·梅·赫尔曼（Sarah Mei Herman）便是循着艺术道路向前探索。

通过这个栏目，我们同样希望以此为载体，建立职业交流平台，不仅展示这些摄影师的工作成果和职业体会，更能对中国相关领域职业摄影师带来启发，也为摄影爱好者了解职业摄影提供清晰的渠道。

当我第一次看到萨拉·梅·赫尔曼（Sarah Mei Herman）的肖像作品，就被这位33岁的荷兰青年摄影艺术家的表达技巧和镜头下人物宁静的气质深深吸引。她的作品中，不论是亲密无间的父子、兄弟、姐妹，还是恋爱中的少男少女，抑或天真无邪的儿童和略带忧郁的青春少年，都在用无声的语言彼此对话，与观者交流。萨拉·梅的镜头下，人物总是显得有些脆弱，而这正是她刻意捕捉和借由视觉语言表达的情绪。

解读萨拉·梅的作品，我们或许可以从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艺术家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 1832 ~ 1883）的创作中找到线索。当时，法国是世界艺术中心。马奈懂得如何用精细的笔触勾勒人物的面庞，也是通过细节反映人物情绪和感受的高手。但这并非他赢得艺术界普遍赞誉的原因。独到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位在肖像画中反映人与人之间既亲密又疏离关系的画家，突破以人物脸部为主体、目光直视观者的传统风格。在他著名的作品《工作室中的午餐》*Breakfast in the Studio*中，人物虽同处一室，却对周围环境和彼此视若不见。同样的，萨拉·梅镜头下的人物，彼此靠近，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亲密，但又能明显地感到他们也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中。

萨拉·梅对人生中某些特殊的“节点”时期最为感兴趣，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渡期”，比如即将踏入青春期的儿童和即将步入成人世界的少年。遵循“少既是多”的原则，她的肖像人物没有矫揉造作的摆姿，表现得非常自然，没有刻意张扬的个性，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精心而复杂的化妆。同时，画面的背景也是中性的，几乎没有什么细节会让观者分心。

萨拉·梅是欧洲最有潜力的年轻肖像摄影艺术家之一，出生在阿姆斯特丹，毕业于

伦敦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以下简称RCA）。作为摄影师，她选择艺术的道路，而没有踏入商业摄影的大门，主要通过创作、展览和销售作品发展自己的事业。选择这条路，起步阶段不会有什么特殊之处。艺术院校毕业后，一般摄影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熟的作品争取更大的发展，他们会选择与某家画廊或代理机构签约，请其代为打理展览、作品销售与收藏事宜，乃至委托拍摄等工作，而作为摄影师的成功必须依赖不断的展览和出众的创作。在此，我们邀请她与读者分享自己在成为职业摄影艺术家这条道路上的体会，以及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做法和经验。

萨拉·梅谈的是个人经验，虽然创作属于个体行为，但是我认为，她思考和实践的方式具有代表性。



02 Tanya, 爱尔兰, 2013 © Sarah Mei Herman

对话萨拉·梅·赫尔曼

你是如何走上职业摄影这条路的？

萨拉·梅·赫尔曼：我母亲就非常喜欢拍照片，而且她有自己的暗房，所以，从小，摄影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期待“成为一个摄影师”。12岁，我走进摄影的大门。当时，我随父亲回到他的祖国南非，开始痴迷于摄影，当我回到欧洲后发现，自己已经拍了40卷胶片。就在那时，我便决定报考位于荷兰海牙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Fine Arts）。

我最喜欢摄影什么呢？照相机为我提供了通向他人生活的渠道，我想这是其他媒介和艺术形式所无法给予我的。我将摄影作为艺术创作媒介，有时也会把摄影和视频结合起来，我对于商业摄影并不感兴趣，而是喜欢将其作为视觉艺术来对待。



并不是所有的职业摄影师都具有学术背景，为什么这对你如此重要？

萨拉·梅·赫尔曼：从艺术学院毕业，进入艺术领域，

03 Julia, 2012年4月 © Sarah Mei Herman

04 Jana和Feby, 2010年4月 © Sarah Mei Herman





05 Jonathan, 游泳池, 2013年8月© Sarah Mei Herman

开始摄影创作,对我来说是顺其自然之事;反之也成立。2001年到2005年,我在海牙学习,从那时起我就感觉自己属于艺术的世界,每天都会和不同的艺术家打交道。我学习很多摄影课程,实践时涉及影室静物摄影、时尚摄影、新闻摄影、街头摄影等诸多门类。大三的时候,我开始专注于特定领域,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肖像摄影,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创作。同时,摄影之外,我有机会学习绘画、影视、艺术史等不同艺术学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艺术学院而非摄影系的原因。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但我强烈地感到,需要继续深造以便在艺术世界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2008年,我进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艺术系(Department of the Fine Arts)。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众多的优秀导师和客座讲师,比如我的导师萨拉·琼斯(Sarah Jones)。而且,在这里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到访的知名艺术家、作家和艺术评论家,其中包括心理分析专家达瑞安·里德尔(Darian Leader),还有摄影书作家卡罗尔·梅弗(Carol Mavor)。梅弗也是学院的客座教授,她的书 *Becoming: The Photographs of Clementina, Viscountess Hawardeng* 带给我很多创作启发。两年的硕士学习拓宽了我的视野,对我帮助很大。

你为什么专注肖像摄影?

萨拉·梅·赫尔曼:从一开始,我就拍摄人物,可以说,除了人物,我没拍过其他类型的照片。如果要问原因的话,我想这是因为我对人际关系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我很好奇是什么定义了人际关系。

为什么你的作品中大都是儿童和青少年肖像?

萨拉·梅·赫尔曼:年轻人令我着迷,而且他们经历的成长过程以及其中的转变深深吸引着我,从儿童期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到成年。我欣赏他们独具的赤子之心,孩子们比成年人更加自信,不那么害羞和扭捏。他们往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展现出的魅力,在不断的变化中,不同阶段的美都很迷人。大部分时候,和年轻人在一起我都感到很自在,但每次要接近他们开始拍摄时还是让我很紧张,即便如今,我已拍了这么多年,依然如此。

你如何寻找拍摄模特?

萨拉·梅·赫尔曼:有很多模特,都和我合作了多年,比如双胞胎姐妹Jana和Feby,还有Stephanie和Julia姐妹,都是从2005年开始合作的。我已经和她们建立起了很亲近的关系。拍摄兄弟姐妹的念头,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很长一



06 Jonathan, 2007© Sarah Mei Herman

段时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Jonathan 在我 12 岁时出生，在此之前，我经常幻想如果自己有兄弟姐妹会怎样。长大后，我发现自己总是留意观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拍摄他们，想象着与别人分享自己最初的人生体验是什么样子，并试图更深刻地理解家庭内的亲密关系。Jonathan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模特之一。在他 4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他拍照。对我来说，与他一起创作也牵涉到我自己的情感，在摄影中，他真正“成为”了我的弟弟，一个我不曾有的弟弟。但是我并不总是和我的模特保持很紧密的联系，有时也只是简单的为特定创作找模特，比如我去年在爱尔兰拍摄的项目就是这样。

你的父母支持你的选择吗？

萨拉·梅·赫尔曼：我的父母一直是我的坚实后盾。他们都是职业音乐家，明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何等重要。我男朋友也是摄影师，我们的拍摄内容和工作方式迥异但是会彼此启发。与亲近的人彼此沟通和分享的感觉非常棒。

一般来说，你在拍摄时最关注哪个方面？

萨拉·梅·赫尔曼：我使用胶片拍摄，我喜欢它呈现出的影像质感以及冲印照片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使用胶片，无法直接看到拍摄结果，这点带给我很大乐趣。在不同的拍摄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都不尽相同。总体来说，我最关注如何兼顾画质和拍摄速度。我主要使用中画幅相机（玛米亚 6×7）拍摄，选择拍摄地点和光线是所有工作的开始。虽然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室内拍摄的，但我还是会尽量利用自然光。设置好相机后，我就会把模特请进取景框。我在 RCA 学习的时候，也使用过 5×4 英寸的大画幅相机，大画幅相机的画质当然没得说，但是它会降低拍摄速度。而中画幅相机在成像质量和拍摄速度两方面更符合我的需求，拍摄时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思考，但又不想错过抓拍那些出人意料的瞬间。

来谈谈你参加的第一次展览和第一次个展情况吧。

萨拉·梅·赫尔曼：我参加的第一个展览是在海牙上学



07 Sem和Isa, 泰勒·韦辛肖像摄影获奖作品, 2010© Sarah Mei Herman



08 Malu和Elisa, Miap 基金项目© Sarah Mei Herman

时的群展，展出的是我的毕业作品。之后，我参加过的最重要的群展是在我获得泰勒·韦辛肖像摄影奖（Taylor Wessing Portrait Prize）之后在伦敦全国肖像美术馆（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举办的展览。能够在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看到自己的作品非常令人兴奋。而我的第一次个展于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Art foundation Soledad Sentele），展出多个拍摄项目，使观众和艺术圈第一次完整地认识了我。现在，我在法国图卢兹 Le Chateau D'eau 画廊刚完成一次个人展，展出了我正在进行的拍摄项目 *Julian and Jonathan* 的部分照片，同时我也正在准备在阿姆斯特丹 Kahmann 画廊的举办两个展览，这家画廊是代理我的作品。

你在日常工作中有什么既定的节奏或规律吗？

萨拉·梅·赫尔曼：这很难讲，因为我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某些日子我会呆在电脑旁，扫描照片，申请项目，更新网站，还有一些日子我会进行委托拍摄。作为自由摄影师，我需要养活自己，就需要承担一些委托的肖像拍摄任务。当然，

我会尽量在艺术创作和商业经营上找到平衡，也需要腾出一定时间准备自己的作品集。现在，我还在阿姆斯特丹的摄影学院和阿姆斯特丹摄影中心教授摄影课程，我也很享受教学过程。

能否介绍一下作为肖像摄影师，你的收入来源有哪些？

萨拉·梅·赫尔曼：大多数时间，我希望在创作上投入更多时间，不断推动自己的摄影生涯向前发展。我获得过一些奖学金和基金资助，比如蒙德里安基金（Mondrian Fund）和伯纳德王子文化基金（Prins Bernard Culture Fund）。至于作品销售，主要是由 Kahmann 画廊代为打理，画廊也帮助我处理一些经营事务，我们已经合作3年。画廊出售我的作品后，我们会五五分账。在展览中，我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标价，这取决于拍摄主题、画幅大小、印制工艺和印制数量，以及其他拍摄成本。在 Kahmann 画廊5月份为我举办的个展中，我作品最高的标价是4000欧元。因为我的作品主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相较于静物和风光摄影，并不是



09 Boaz和Milan, 2013, 个人客户委托拍摄© Sarah Mei Herman

特别好卖，我的买家大都是收藏家或者博物馆。如果我接受委托任务，通常情况下是为客户拍摄个人肖像或家庭成员群像，我拍摄的起步价是 500 欧元，这个价格包括拍摄肖像和制作费用。如果客户是画廊介绍来的，客户需要多付 35% 的佣金。

大多数时候，我会自己印放照片。因为我使用胶片拍摄，虽然最终的印制效果会好些，但成本也相应增加。当然，客户也可以要求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和打印，效果不如印放胶片，但价格会便宜。

经济形势变化是否对你作品价格有较大影响？

萨拉·梅·赫尔曼：经济波动肯定会影响照片价格，但对我来说并不明显。因为我是从一所著名的艺术院校毕业的，而且创作技术和拍摄理念已经被艺术市场接受，在各类展览，特别是国际性展览中曝光率不断增加，所以我作品的价格还是稳步升高的，并没有受经济危机太多的影响。

你对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吗？

萨拉·梅·赫尔曼：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拍摄机会，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到处走走。今年，我正在计划与一个设计师朋友合作出一本书，而且，我还打算来中国，在厦门呆三个月。📷



10 萨拉·梅·赫尔曼 (Sarah Mei Herman)